

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心碧。  
暝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。

# 迷行记

施定柔——著

水墨江湖，运笔如刀，刚柔兼济，自成武侠风尚  
定柔三迷，古龙风致，侠骨柔情，独开清新一派

**施定柔 武侠言情巅峰之作重磅回归**  
**独家番外酣畅共享！**

风靡网络十五年，千万读者热评不断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325.2

施定柔——著

# 迷行记

版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1-2018-584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迷行记 / 施定柔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
2019.2

ISBN 978-7-5339-5458-1

I. ①迷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49062 号

选题策划 柳明晔

责任编辑 关俊红 王晶琳
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
内文设计 吕翡翠

责任校对 许龙桃

责任印制 吴春娟

**迷行记**

施定柔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数 290 千字

印张 14

插页 1

版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5458-1

定价 39.80 元

**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**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# 迷行记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046          | 034           | 027          | 021          | 013         | 005          | 001         |
| 第七章<br>陌生人的笑 | 第六章<br>月光下的刀光 | 第五章<br>夜女三更  | 第四章<br>刺骨一刀  | 第三章<br>深夜来客 | 第二章<br>红色的忧郁 | 第一章<br>引子   |
| 106          | 095           | 087          | 076          | 068         | 060          | 056         |
| 第十四章<br>旧事凄凉 | 第十三章<br>日照空山  | 第十二章<br>鹤汀凫渚 | 第十一章<br>山中人兮 | 第十章<br>江上   | 第九章<br>田记布庄  | 第八章<br>毒症指迷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53          | 146           | 139            | 131           | 121           | 112            |
| 暗尘飞绕<br>第二十章 | 宿霭迷空<br>第十九章  | 《江湖快报》<br>第十八章 | 月明星暗<br>第十七章  | 绿蚁浮杯<br>第十六章  | 采花大盗<br>第十五章   |
| 201          | 194           | 184            | 176           | 170           | 163            |
| 独家番外         | 山明水秀<br>第二十五章 | 桐影摇窗<br>第二十四章  | 荷风清梦<br>第二十三章 | 无尽长阶<br>第二十二章 | 坚硬的核桃<br>第二十一章 |





# 引子

## 第一章

薄雾霏微，晨光初透。

唐潜拿着把墨色的剪刀，半跪在茅亭边的花畦上，细心地修理着一株矮小的樱桃树。

一阵疾风忽至，露水坠入颈间，仿佛冻蛇入窟，在他温暖的脊背上游走。几片菊瓣尘埃般扬起，从他的鼻尖掠过，发出一股无奈的香味。

那一瞬间，他感到了季节的变化。

深秋的风已有些凛凛的寒意。庭中桂香犹存，紫萸零落。头顶银杏哗哗作响，树叶纷纷扬扬地撒下来，有一片正好落在他的手背上。

银杏的叶子有种微苦的气息，他轻轻地抚摸着上面细小的纹路，指尖微颤，仿佛那是只蜻蜓折断的翅膀。

如果他的母亲还在，每年这个时候，她都会将这些叶子搜集起来，做成枕头，用以安眠。

庭院十分空荡，一缕惆怅沁入心怀。

松完土后，他将剪下的树枝和拔出的杂草收拾到一个竹筐里，正要浇水，忽听身后传来一阵怪异脚步声。他当然明白来者是谁，几十个堂兄中只有老三一个人会有这样的脚步声。

“老大要见你。”唐渊道。

“哪里？”他问。

“万象更新堂。”

父亲去世之后，按照惯例，他应当继承刑堂堂主的职位。

可是这次“惯例”却执行得十分勉强。因为唐澜的坚决反对，长老会久而未决。等他终于接到任命，已是半年之后。

这位堂兄大他整整二十岁。当大多数同辈还在父母怀里打滚的时候，唐澜已开始克绍箕裘，参与家族所有的重大决策，制订振兴唐门的各种计划。

过早担当责任的人自然容易早熟，何况轮到唐澜掌门时，唐家堡里大约只有昔年的庭院和恢弘的楼宇巍然屹立，其他地方早已百孔千疮。他的生涯因此充满了惊涛骇浪。

二十年间，唐门风波迭起，险象环生，每次危机都来势凶猛，如临灭顶之灾。唐澜武功平平，却有清冷的外表，沉着的嗓音，像他祖父那样能言善辩，颇谙纵横之道。哪怕泰山崩于眼前，他也能摇唇鼓舌，激励最后的勇士奉献生命。所以，每次危机的终局，都是唐门险胜。

古老的方砖透着一股阴寒之气。唐潜一脚踏进正堂，以为面前的一排太师椅上会如传说中的那样坐着七位身份尊贵、嗓音苍老的长者。可是，他只听见了唐澜一个人的声音从正前方传来：

“坐。”

他拉了一把椅子，坐了下来。有人给他端来一杯茶。

“我刚刚看完近三年所有的《江湖快报》及各种兵器排行榜。”唐澜道，“猜猜看，唐家在江湖上是何表现？”

“平平？”

“《江湖快报》共有三十六次提及唐门，大半是丑闻。兵器榜上只提过一次唐澜——这小子受过家刑，武功再好也是丢人现眼，更何况他沉迷声色，这两年也不曾参加过任何赛事。”

唐潜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，所以没有接话，等着他说下去。

“我知道你母亲去世不久，现在还很悲伤，加之刚刚接掌刑堂，要办的事也很多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可是，”唐澜的语气忽然变得祭司般神圣，“唐门需要你。”

蓦地，唐潜的脸上浮现出一道似是而非的浅笑。

每当唐澜需要某人去干一件极度危险的事，他都会说这句话：唐门需要你。

二十四年前，同样一句话，唐澜将本族在江湖中最有地位的唐隐嵩夫妇打发到西北陇山，去阻截倾巢出动、预备与唐门一决雌雄的铁环门。为了保证唐家堡的安全，所有的主力都留守家门，派出去的只有十五个人。两队人马在半途撞了个正着，顿时厮杀起来。夫妇俩浴血奋战，杀掉了铁环门最凶猛的秦龙、秦虎兄弟，将掌门余千威也打成重伤，这才奠定了后来的胜势。可是，十五名子弟中有十人命丧当场，两人终身残疾，只有三人捡得性命。好不易辗转回到家门，唐澜却吞吞吐吐地告诉他们

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：在两人离开期间，他们刚满三个月的儿子忽患高热，因堡内混乱，延误了医治，现已双目失明。夫妇相对而泣，当着唐澜的面发誓，此生此世，为照顾儿子，绝不离开唐门。

从此之后，夫妻俩果然没有离开蜀中半步。十年前的五毒教一役，唐澜故技重施，想借助长老会的权威说服唐氏夫妇再度远征。唐隐嵩当场拂袖而去，硬生生地甩给他一个后脑勺。接下来的三年，无论唐澜如何亲热地叫他“三叔”，他都不理睬。不过，只要有唐氏双刀在，对江湖而言便是一种无言的威慑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真的大敌压境，唐门被围，双刀绝不会坐视不理。两年前，若不是云梦谷的谢停云一剑败在了唐隐嵩的刀下，唐门只怕面临搬迁之祸。

唐隐嵩就是唐潜的父亲。

“有何需要，大哥但讲无妨。”唐潜道。

“现在刀榜的第一名是‘破空刀’韩允，我们认为你的刀法比他要好。”

“你们要我挑战韩允？”

“不错，我们急需几个在江湖上有地位的人支撑门面。这几年天灾人祸，唐门一连去世了好几位重要人物。往日仇家闻知消息，蠢蠢欲动。此外，听说慕容无风又在写一本书，专门针对我们的秘方。我本以为他受伤之后活不了多久，他居然活得很好。”

“你们想要那本书？”

“同时想要他的命。”提到“杀人”二字，唐澜从来不动声色，“比武的地方就在神农镇，我会多叫几个兄弟一起走，到时候好见机行事。”

唐潜一阵沉默。

“你可知道唐门现在欠了多少外债？”

这是唐门的最高机密，他不便多问。唐澜却附耳过去悄悄地说了一个数字。

唐潜的脸色苍白了。

“我们整日都在拆东墙补西墙。如果唐门失掉了江湖上的信用，导致债主逼门，这一年只怕很难挺过来。”唐澜长叹一声，“我知道兄弟们都说我手头拮据，冷酷无情，来找我要钱的人，十之八九要空手而回。他们哪里知道当家的难处？”

那声叹息显得苍老，一种大势已去的无奈蓦然涌上心头。在唐潜的记忆里，这还是唐澜第一次用商量的语气同他说话。他也知道所说多半属实——仇敌众多、家族内讧、生意跌落——唐门在江湖上的地位一蹶不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虽说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但大厦将倾之前，住在里面的人不可能不感到一点摇晃。

“什么时候动身？”唐潜终于道。

“后天。”



走出那道沉重的木门，额头微微一暖，唐潜知道阳光正洒在自己的脸上。接着，有人拍了拍他的肩，低声问道：“这么快就出来了？”

是唐浔，他的堂兄兼表兄。

他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小道消息，听说老大想说服你去飞鸢谷？”

“他让我去会一会韩允。”

“你又上当了。”

他皱起眉头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韩允的师父当年曾在三叔的刀下惨败，所以你并不怕他。”唐浔道，“可是，这个人三天前已在五招之内输给了小傅，尸体现正躺在飞鸢谷的乱坟堆里。因此，你要去见的人不是韩允，而是小傅——近两年来刀榜上最显赫的人物，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。”

唐潜当然听说过这个名字。人们一直传说小傅与昔年名动一时的刀客傅红雪关系匪浅，刀法曾经得到过他的亲自指点。

“老大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。”

“战况用飞鸽传到唐门，第一个知道的人就是他。”

他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，既而寒意从鼻尖升起，化作轻轻一笑。

“前面明明就是鬼门关，你还是要去？”唐浔急道。

“我已答应了。”

“你不像三叔。三叔有所不为，有所必为。”唐浔叹气摇头，“你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”

唐潜没有继续争下去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：“我无法置之不理，你也不必为我担心。”

唐潜是个忧郁的人,喜欢和忧郁的人在一起。

唐浔说,他父亲的刀法沉稳凶狠,母亲的刀法轻灵迅捷,在西山先生的《刀品》中,均列为上上之选。

“我呢?我的刀法是什么样子?”

“你的刀风充满忧郁,舞起来好像一个失恋的情人,既不像你父亲,也不像你母亲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你教出来的。”

他觉得这个评价十分荒谬,只好报之以一声苦笑。

小雨初霁,微风轻发。这一带盛产金橘,丰收的季节刚过,每家的门前都挂满了串串橘皮。青石板的大街上橘香满溢。

他习惯在日沉天暗、暮色四合之际练刀。练习完毕,像他父亲一样,端着茶壶坐在竹椅上小憩。

来到神农镇之后,唐浔陪他逛过一次街,他立即喜欢上了这满街的橘香。常常在小憩后便沿街向东散步一周,顺路买上几斤可口的柑橘。

英雄惯见亦常人。无论江湖上关于他父母的传说何等惊心动魄,在他心中都不曾留下什么痕迹。他只知道父亲是个地道的蜀人,喜欢热闹和美食;母亲来自姑苏,会烧好吃的盐水虾和酱排骨。人们说,唐隐嵩叱咤武林时,何吟春一直在刀榜上紧随其后。当年便是以刀会友,成为知己。儿子失明之后,夫妇双双隐退,江湖上再也看不见双刀合璧的盛况。

二十年来,这对夫妇从未离开过蜀中一步。他们以难以想象的耐心与智慧手把手地将绝技传授给了儿子。

他不知道这就是幸福,以为世界原本如此。长大之后,他不再像往日那样依赖父母,而是常常跟着兄弟朋友们外出游历,数月不归。人在江湖,自然也免不了打架

动武。

虽然眼前一片黑暗,他并不感到孤独。因为他知道不论走到哪里,自己的身后永远会有两双默默关注的眼睛。

直到父亲突然去世,他才明白幸福原来不堪一击。

常年为唐门征战,父母亲的身上均是伤痕累累。两年前,云梦谷的总管谢停云联合峨眉派诸弟子围攻唐家堡,他和一群兄弟苦守东门。不料南门被破,局势危急,父母不得不操刀相助。那是夫妻俩的最后一次联手,父亲击败了谢停云,令其铩羽而归,而自己也受了重伤。三天之后,病情失控,唐门为他遍请名医。无奈为时已晚,虽针石俱下,辅以汤剂,均如水浇石,毫无功效。

决战后的第五日凌晨,父亲溘然而逝。

那一刻,悲伤几乎将他压垮。他却不知道这只是一连串不幸的开始。

一年之后,母亲悲恸过度,亦因病而亡。

陪在他身边的只剩下一条与他形影不离的狗,名唤阿金。

一个月之后,阿金走着走着,忽然倒地不起。

站在它小小的坟墓面前,唐浔找不到别的安慰的话,只好道:“动物不会死,动物只会倒下。”

瞬间,这世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他感到命运的锁链正在缓缓移动,为他选择最后的一道环扣。

活着的人当中,唐浔在血缘上离他最近。他们的父亲是同胞兄弟,母亲是同胞姐妹。两人年岁相当,长相也十分相似。

他开始疏远唐浔,害怕他会沾上自己的霉运。

“倒霉的时候,请让我跟着你。”唐浔道,“因为我们是兄弟。”

在街口处买了一斤柑橘,唐浔继续往前走。

一声尖叫划破长空。

“妈妈——妈——妈——”

他循声而去,就在前面不远处,一阵浓郁的橘香当中,他听见啾啾的人声,全被一个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淹没。

这么绝望而焦虑的哭声,他还是第一次听见,禁不住加快脚步,冲入人群,拉住一个人问道:“出了什么事?”

“啧啧,可怜的小丫头!”那人答道,“大约是和父母走失了。”

这是镇上最大的一条街,临着江岸,沿路几个码头不停地上下乘客,任何时候都满是行人。

“天下哪有这样粗心的爹娘?分明是穷人家的孩子,养不活,被父母扔在大街上,看有没有好心人肯捡了她去。”另一个人更正,“你看她穿得那样破烂,连双鞋子

都没有，脚上满是脓疮——又是一个这么小的女孩，只怕连人贩子都不会要，当真作孽！”

“她有多大？”唐潜又问。

“看样子不到两岁……”

这街上并没有太多的闲人，就是闲人，同情心也是有限。围观片刻，见那女孩除了号啕之外再无下文，便渐渐地散了。

小女孩扯开嗓门哭了足足一炷香的工夫，嗓子不免发哑，接下来他只听见一些断断续续的抽噎。他走上前去，蹲下身来，伸开手，刚刚摸到女孩的头顶，立时听到她惶恐不安的尖叫声：“我要妈妈！呜……我要妈妈！我不要大灰狼！”

唐潜怔了怔，意识到自己腰挂长刀，身穿灰袍，怕吓坏了她，连忙缩回手。

直到哭得精疲力竭，她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仍是对他十分防范，用脚拼命地朝他蹬去。

石板地面十分潮湿，唐潜抓住她乱蹬的小腿，终于将她抱起来，低声哄道：“莫哭莫哭，叔叔陪着你在这里等妈妈，好不好？”

女孩子在他怀里拼命挣扎，他只好将她放回地面。她双腿早已肿得不能走路，想逃也逃不掉，便坐在他腿边抽泣。他灵机一动，从一旁小贩手里买了几块桂花糕递给她，女孩子立即停止哭泣，抢过去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
她饿了。

怕她吃得太急，唐潜又给她买来一碗豆浆。女孩子咕嘟咕嘟地喝了个精光。

他松了一口气，以为这下她可以安静下来了。

不料有了力气，女孩子又开始放声大哭。他一筹莫展地立在一旁。过了半晌，大约累了，哭声很快低了下去。他正要举步，一只小手抓住了他的衣摆，女孩子紧紧地靠着他，小小的身子不停地发抖。他复又将她抱了起来，她不再挣扎，只是将头埋在他的怀里。

他这才发觉深秋的天气里她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单衣，几乎是鹑衣百结。女孩柔软如一只小猫，乖乖地伏在他的身上，呼吸急促，浑身滚烫。他不相信天下会有父母把有病的孩子扔在街头，便固执地守在原地，等了半个多时辰，也不见有人认领，而女孩已发起了高热。末了，他只好向一旁的小贩打听：“这位小哥，附近可有医馆？”

小贩道：“往前走大约一百步向左拐，拐角的第一间院子就是吴大夫的竹间馆，专治妇儿的。”

“多谢。”前面的路他不曾走过，便从腰后掏出一只极细的折叠竹杖，将它拉直。正要离开，忽听小贩轻叹一声，道：“我送你去吧。”

到了竹间馆的门口，他敲了敲门，见有人应了一声，便推门而入。

屋内暗香轻浮，静无人声。他找了张椅子坐下来，珠帘忽动，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：“已经关门了，是急病吗？”

“小孩发烧。”

“我是吴大夫。”

“有劳。”

女子走到他身旁，将孩子抱了过去。他先是听到一阵叮当的环佩声，紧接而来的是一道幽然的花气。那是她的发香，混合着淡淡的鸢草与紫丁的香味。她的话音呢喃，带着明显的吴腔，与他母亲一模一样，霎时便在他的心底引起一阵激荡，让他觉得柔软熨帖，格外动听。

“她不是你的孩子吧？”她一面检查，一面问道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从大街上捡来的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种事常有发生。”她卷起衣袖，“我先帮她洗个澡，清理一下伤口再说。”

“麻烦你了。”

她转身去了里间。一阵哗哗水响，女孩子惊醒了，复又抽泣起来。她低声地哄着，女孩子却怎么也安静不下来。

门帘又是一响，女子来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我已给她上了药，这是药包，每两个时辰换一次。内服的汤剂需用水煎至少一个时辰。还有一盒‘雨露清心丸’，作解毒之用。尽量让她多喝凉水，如若高热不退，你明天再来。”

一股脑儿地说完，女子将大包小包塞进他的手中。

唐潜觉得有些奇怪。这女子的声音虽然动听，却有一副铁打不动的职业态度。与人交接，绝不多话，好像这是她今天看过的第一百个病人。

不过，至少她知道他是个瞎子，很难分清这些大大小小的药包，末了又加上一句：“我在绳结上做了记号——有两个结的外敷，一个结的内服。”

“多谢。这是药金和诊费，不用找了。”他给了她一锭银子。

她走到里屋，找给他一大把铜钱：“药金和诊费都有定价，找你七十七文，请收好。”

唐潜有些尴尬，淡淡一笑，将铜钱收入囊中。

“只怕你还得在这里等一会儿。我刚给她服了一碗药，剂量有些大，怕她承受不住，需多留她片刻，以备不虞。你没什么急事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他坐了下来，女孩子就躺在他身边的小床上，一个劲儿地翻来覆去。

他听见那女子轻轻地拍着孩子的身子，柔声道：“小妹妹快睡吧。”

“我要妈妈——”大约是见她面善，女孩子拉着她的手不放，虚弱地叫了一声。

“小妹妹睡着了，叔叔就带你去找妈妈……”

“我不要大灰狼带我去找妈妈……”

女子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。唐潜窘然一笑,连忙自嘲:“我这样子是不是看上去很像一只大灰狼?”

女子没有回答,轻声地对孩子道:“阿姨给你讲个故事,好不好?”

女孩子点点头。

“从前,有一个小姑娘住在村子里。有一天,小姑娘的妈妈给了她一篮子红枣,对她说:‘你外婆生病了,你带着红枣去看看外婆,好不好?’小姑娘说:‘好。’

“小姑娘的外婆独自住在森林中的一间小屋子里。森林又黑又大,有许多岔道,但小姑娘去过外婆家很多次,所以不会迷路。妈妈临走前给了她一把匕首,说森林里有大灰狼,只要她按着妈妈交代的路线走,避开她平日最喜欢的那条长满草莓的小道,一路上就会平安无事。”

唐潜在一旁听着,默默地笑了,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入睡之前母亲总会在床前给他讲一个故事,《狼外婆》便是几百个故事其中的一个。

讲到这里,女子忽然停了下来。

他问道:“怎么啦?”

“她睡着了。”

“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?”他忽然道。

“什么事?”

“继续讲完这个故事。”

“为什么?”女子冷冷地道。

“我很想听你讲下去。”

他知道自己的理由十分荒唐,只是对她的声音充满着恋,便轻声恳求。

“好吧。”她叹了一口气,道,“刚才我说到哪儿了?”

“森林里虽然有大灰狼,只要小姑娘按照妈妈交代的路线走,就会平安无事……”

她接了下去:“小姑娘连忙点头答应。她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裙子,认真地梳了一条小辫子,还在头上戴了一朵小花,然后兴致勃勃地上了路。

“阳光下的森林仍然阴暗,小姑娘边走边玩,一点儿也不害怕。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草莓,便径直走上了那条长满草莓的小道。刚走了片刻,草丛里就跳出了一只大灰狼。

“小姑娘从没有见过大灰狼,只觉得它像一只大灰狗,便对他说:‘大灰狗,你好!’大灰狼一听,赶紧收回自己尖利的爪子,向她友好地一笑,由衷地赞道:‘小姑娘,你真美!你是我见过的女孩子中最美丽的一位。’小姑娘听罢满脸通红,忸怩着身子,十分羞涩地笑了起来。

“大灰狼问她去哪里,她如实以告。大灰狼说:‘我正好也要去那个方向,不如我们结伴同行吧。’一路上,大灰狼不停地钻进草丛,替她采最大的草莓,又不断地讲笑

话，扮鬼脸，逗得小姑娘咯咯直笑，还一直帮她提着那只沉甸甸的小篮子。小姑娘请它吃红枣，它不舍得吃，说红枣要留给有病的外婆。他们手拉手，越来越亲密，走到外婆屋子的门口时，小姑娘已经爱上了大灰狼。

“这个时候，大灰狼停下脚步，鼓起勇气，对小姑娘说：‘既然你喜欢我，我要告诉你一句实话。我是人见人怕的大灰狼，不是大灰狗。’小姑娘撇起了嘴，坚决不信。她说：‘你是大灰狗。我说你是大灰狗，你就是大灰狗。’大灰狼亮出了自己尖尖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，对着她发出一声地地道道的狼嚎，然后道：‘这样你总该相信了吧？’小姑娘摇头大笑：‘大灰狗，你真有趣，装狼都装得那么像！天黑了，外面那么冷，跟我一起进屋子喝杯酒，取取暖吧！’大灰狼十分沮丧，只好夹起尾巴，灰溜溜地跟在她的身后。

“他们进屋去见了外婆。外婆正在炉边烤火，看见大灰狼，一把拉过小姑娘，毫不迟疑地将手中的一只通红的火钳向大灰狼戳去，正好戳在大灰狼的肩上，痛得它咧嘴直叫。小姑娘连忙拦住外婆，大声道：‘外婆不要伤害它，它是我的好朋友，不是大灰狼！’外婆气呼呼地说：‘不要听信它的甜言蜜语，大灰狼就是大灰狼，现在不杀它，早晚要把你连人带骨地吃掉！’说罢，从地上拾起一把柴刀，向大灰狼砍去。大灰狼吓得夺窗而逃，小姑娘一把揪住它的尾巴，怒道：‘你这胆小鬼！你说你喜欢我，永远也不会离开我，现在你就要逃命了吗？’被逼无奈，大灰狼怒吼一声，向外婆亮出了自己的尖牙，想把外婆吓跑。

“岂知外婆毫不惧怕，不顾小姑娘的苦苦哀求，从火堆里夹出一块热炭，向大灰狼扔去。只听见‘嗤’的一声，将它脸上的长毛烧焦了一大块，大灰狼连忙捂住脸。趁着它分心的一刹那，外婆再次提起柴刀，向大灰狼的头上砍去！

“那刀并没有砍中大灰狼，却把它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随即听见‘扑通’一声，外婆忽然倒在地上。定睛一看，她的身上插着一把匕首，鲜血流了一地。小姑娘满脸怒容地站在一旁，对着大灰狼尖叫：‘你果然不是大灰狼，连我外婆也不敢吃！’说罢，将外婆的眼珠和牙齿弄下来，放进一个盛着玉米的小锅里，一口气吃了个精光，然后指挥大灰狼将外婆的尸首抛到门外捕狼的陷阱里埋了起来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女子戛然而止。而唐潜已听得一身冷汗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小姑娘与大灰狼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”

他承认这故事有些残忍，让他听起来不是滋味。他甚至可以猜到那女子一边讲一边盯着他的脸，观察他的反应。

为此，他记住了这个故事，也记住了讲故事的人。

大街上有些冷清。

唐潜回到小女孩走失之处，仍旧抱着她，孤零零地等在路边。

无数的行人从他身旁走过，没人多看他一眼。

远处城关传来三声鼓响,他知道自己又等了近两个时辰。子时一过,夜船纷纷停橹,偶有几个刚下码头的乘客,挑着嘎吱作响的担子,在石板的路面上留下沉重的足音。

嘈杂顿去,大街上终于安静下来。

这时,他忽然感到有人在离他不远处轻轻地徘徊。那是女子的脚步,轻柔细碎,夹杂着裙裾摆动之声,走走停停,似在观察着什么。

他心头一暖,庆幸自己没有猜错,来人一定是女孩子的母亲。

他等着她走上前来,那脚步却远远地在街对面停了下来。尽管如此,他凝神屏气仍可听见女子的呼吸。她为什么不过来?难道她不认得自己的孩子?

两人隔街对峙,过了半晌,唐潜才猛然想起在医馆时,那位女大夫见小女孩衣着单薄,便在她的身上裹了一床小毯,她现在的穿着与走失的时候迥然不同,只怕她的母亲不敢贸然认领。他便大步走过街去,向着那人朗声道:“请问姑娘可是来找一个女孩子的吗?”

话一说完他就知道自己错了,鹤草与紫丁的气味再次传来。同时传来的,还有那女子漠然的声音:“是我,吴大夫。”

他失望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我有一位邻居多年不育,一直想要一个孩子。你若找不到合适的人抚养她,不妨考虑一下。”

“我自己可以将她养大。”

“你?”她冷笑,“你是男人。”

“那又如何?”

“别意气用事,孩子需要的是一位母亲。这种事我比你清楚。”

后面这一点说服了他,沉思片刻,他问:“你的邻居是什么样的人?人品是否可靠?”

“他也是一位大夫,就是前面西水街上长春阁的掌堂,姓崔。夫妇俩都很和善,成亲十年了,一直没有孩子。”

他点点头,又问:“请问这镇上的大夫,是不是全是慕容无风的学生?”

“全是。”

“那么,你也是?”

“当然。”

慕容无风只有一个女弟子,而且传闻甚多,唐潜立即明白了她是谁。犹豫了一会儿,他终于慎重地道:“如此甚好,拜托了。”

唐潜将她送回医馆,到了门口,将孩子交到她的手中。

“你随时都可以来看她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他摇了摇头,“她还小,没有什么记忆,就让她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吧。”



唐潜记得自己小时候总是问父母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世上的。母亲摸着他的头，柔声答道：“你原本是天上的孩子，无忧无虑，骑在一只仙鹤上。有一天，你遇到了爹爹妈妈，觉得我们很孤单，便来到人世陪伴我们。你是上天给爹妈的礼物。”

后来，他去问别的同伴，大多数的回答：“我娘说，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。”

为此他得意了好久，觉得自己比谁都珍贵。

长大之后自然发现这故事荒诞无稽，谎言的作用却已深入脑髓，直到现在他还庆幸父母并没有人云亦云地对他说，他也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。

他转身告辞，门“咣当”一声，极不友善地关上了。

他并不为自己的不受欢迎感到难过，却觉得这女人冰冷的嗓音中藏着一腔愤怒，他来得不是时候，正好发泄到他身上。

她也是个忧郁的女人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大多数人的忧郁是蓝色的，而她的忧郁却是红色的。

夜风徐来，他慢慢地踱回客栈。大厅喧声闹耳，不知有何喜事，他的兄弟们还在喝酒猜拳。

觉得有些疲惫，他想径直上楼休息，唐浔拦住了他，递给他一杯酒：“这么晚才回？喝几杯再睡吧。”

“什么事这么热闹？”

“下午有人在听风楼里看见了慕容无风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他的随从不多。老大派了十几个人埋伏在回谷的路上。据说，偷袭成功，干掉了他们三个侍卫，连慕容无风也受了重伤。”

他的眉头拧了起来：“这么做也太鲁莽了吧？这里是他们的地盘。”

“我也这么说，可是没人听。老大还说云梦谷人手有限，不足为惧，他真正担心的是龙家的人。”

“龙家的人也来了？”

“早就到了。”